

COLECCION DE LITERATURA IBERICA
SERIE DE OBRAS MAESTRAS ESPANOLAS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西班牙经典系列

拉腊文选
ARTICULOS

马利亚诺·何塞·德·拉腊 著

Mariano Jose de Larra "Figaro"

刘凯 译

Liu Kai

大众文艺出版社

COLECCION DE LITERATURA IBERICA
SERIE DE OBRAS MAESTRAS ESPANOLAS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西班牙经典系列



拉腊文选

ARTICULOS

马利亚诺·何塞·德·拉腊 著

Mariano Jose de Larra "Figaro"

刘凯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腊文选/(西)拉腊著;刘凯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2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西班牙经典系列)

ISBN 7-80171-257-9

I. 拉…

II. ①拉… ②刘…

III. 拉腊(1809~1837)-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102 号

拉 腊 文 选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11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257-9/C·16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Primera edición mexicana Ciudad de México, 1845
Primera edición con la Colección "Sepan Cuantoz. . .", 1968

Derechos reservados

Copyright © 1975

El prólogo y demás características de esta
edición son propiedad de la

EDITORIAL PORRUA, S. A.

Av. República Argentina, 15. México 1, D. F.

Queda hecho el depósito que marca la ley

序 言

19 世纪的西班牙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第一阶段包括从法国入侵到费尔南多七世^①逝世这一段时间,即 1803 年到 1833 年。第二阶段包括伊萨贝尔二世^②执政期,即 1833 年到 1868 年。第三阶段为复辟时期到最后的一块殖民地的丧失,从 1868 年到 1898 年。

19 世纪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及英国浪漫主义的出现。在此期间,西班牙作家中的大部分人移民国外,拉腊可以被放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承上启下的位置上,即是说,他恰巧处在从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时期,应该把他视为这期间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除他之外,还有金塔纳和莫拉丁^③等人。后来,浪漫主义取得了胜利,其代表人物是里瓦斯公爵,埃斯普隆赛达和贝克尔。而加尔多斯代表的自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则是世纪末的事了。

西班牙散文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根本性变革,在此期间,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历史的发展,而后所表现的是风俗画卷。在 19 世纪最后的年月,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成为主流。显而易见,西班牙文学所包含的价值观,即使与同时代其他国家时兴的价值观不一致,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要考虑到 19 世纪西班牙所发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那是个始终动荡不定的历史时期。法国人

侵所造成的后果与费尔南多七世和他的女儿伊萨贝尔二世的统治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这样，作家们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然接受法国影响，因为法国影响意味着完美和进步，金塔纳、马切纳、莫拉丁、里瓦斯公爵和拉腊本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属于那个时代，眼睛注视着欧洲以及来自欧洲的一切。其标志便是用新词语丰富本身语言而产生的影响力。虽然信奉传统的人反对把法语形式引入西班牙语，但是上述事实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外孙、菲利普五世^④早已在西班牙登基，波旁王朝正占据西班牙王位，同时进入西班牙的还有一股法国影响的潮流，这股潮流势必在语言问题上引起反应。在这场明显的散文变革中，拉腊卓然特立，他作为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将永远不落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风格完美，而且也是因为没人能像他那样深刻地感受西班牙，而对于西班牙的种种弊病，他洞若观火。为此，他对费尔南多七世的寡妻、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王后最初几道似乎要宣布民主改革的敕令持冷静态度，他准确地评价了当时国家深重的艰难局面，同时也怀着痛苦和失望关注那些始终折磨着他的种种弊端。如果说拉腊是因其所写的东西而成为今天的拉腊的话，肯定的说，主要是因为他表述这些东西的方式。他喜欢表达清楚，不尚藻饰，有时甚至明显地粗朴。这样便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有别于那个时代流行的趋势。然而，就是凭借这种完美地道的风格，他至今仍是西班牙最有新鲜感的作家之一。他说，在马德里写作，就是痛哭而无人理睬；是痛苦地自言自语而无人聆听。周围的环境令他压抑郁闷，而自己祖国所充斥的气氛令他忧虑重重，他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他热爱那个年月欧洲生活中的勃勃生机，而强

大的反差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国内生活的落后和种种缺陷。他是 98 年代作家群的先驱,而乌纳穆诺^⑤则把他看作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拉腊是那个年代获酬劳最高的作家,也是出版商们最抢手的作家。但是,却不能把他归到浪漫主义作家一类里,即使他的自杀结局加深了他个人生活的浪漫表象,他与浪漫主义思潮也并没有多大干系。他死时年仅 28 岁,正是赢得了所有人的敬畏的时候,他的死是一个应使人刻骨铭心的行为。但是他的作品却并不是一个浪漫派的作品,当他导向这个趋势时,他已不成其为拉腊了。他的长篇小说可以作证。同时,也不能判定他是个坚定的新古典主义者。他的才能可以和克维多^⑥相比,尽管其悲观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纲领相近,而他作品的精粹部分都是以眼前发生的事情为依托的。可以把他看作是连接两个文学世界—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桥梁,因为他吸取了这二者之中最与其精神相合的东西。鉴于这一点,梅嫩德斯·佩拉约^⑦称他为折中主义者。而西班牙的政局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国家正处在专制主义与暂露头角尚摇摆不定虚弱无力的自由主义展开斗争之际。

令人惊奇的是,拉腊在其六七年的文学生涯中写了那么多的重要的作品。尽管他的诗歌、几部正剧以及他的长篇小说还不能称为其作品中的精华,但是他作为批评家和深刻的讽刺诗文作家,却无出其右者。他的戏剧评论具有极高的价值,而作为风俗画卷的作者,其才具更是无与伦比。他代表着一种反叛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浪漫主义的特点,而他的极端的悲观主义则是 19 世纪最典型的标记。虽然在浪漫主义刚刚出现时,他是站在这个新兴流派所代表的东西的对立面,但

是他接受了其中代表真诚艺术的思想,反对新古典主义者们的矫饰艺术,他也接受了有关贴近现实生活的思想。不过,他拒绝浪漫主义曾具有的短暂性和华而不实的特性。拉腊的批评是一种苦涩的嬉笑,是敏锐而犀利的:“嘲笑各种滑稽可笑的事物,是我们的特点;让人们阅读我们的作品,是我们的目的;说真话,是我们的方式。”他的攻击是猛烈的,有理有据的,毫不顾及众人而我行我素,他认为,“我们毫无道理地想把公众与死后名声混同起来,后者总能避开所犯下的各种利己的过失”。他的意图是公正客观地进行批评,“我们只画风俗画,不画肖像”。甚至在那些最尖刻的讽刺作品中,他也依然不失分寸,保持格调。“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私人问题,避免一切对知名作者的不合时宜的影射,避免损害对别人的尊重,避免对个人生活的侵犯,避免一切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事情”。由于他的写作意图是冷静而高尚的,他的批评便具有双倍的份量,他的思想明达,观点极其敏锐,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为革除其种种弊端而努力。如果把他视为98年代作家群的前辈的话,也可把他看作是下列这些与他相似的人物的后继者:堂佛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塞万提斯和费尔南多·德罗哈尔斯学士。但是在所有这些人物中,德克维多因其在评判各类典型人物及各类社会风俗方面的尖刻讽刺方式和极其个性化的文风而与拉腊最为接近。

1809年3月24日,马利亚诺·何塞·德拉腊·依·桑切斯·德卡斯特罗在马德里出生了。他的母亲是埃斯特雷玛杜拉省人,父亲是马德里人。他的父亲马利亚诺和母亲玛利亚·德洛多洛雷斯发现儿子早熟,他在一岁半时就能读字母,四岁时已能正确地阅读,很快就能读和写,还能说法语。在他一生中

序 言

的每个时刻,强烈地渴望学习并不断提高,始终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从他儿时就已显现出来。他父亲是个著名医生,亲法派。当他接受了在约瑟夫·波拿巴[®]的军队中供职时,便告别了妻儿,离开了他与家人一直居住的祖居。后来,亲法派们都被判流放,他携带妻子和儿子——未来的作家——一道离开了祖国。1813年,他把儿子留在波尔多的寄宿学校,而他自己则去了巴黎,并得到一个报酬丰厚的工作,继续行医。孩子在波尔多生活了四年,而后,他的父亲把他带到了巴黎,全家都住在那里直到获得大赦。他们一同回国,回到了马德里。1818年,拉腊在圣安东尼奥·阿巴德慈善学校当寄宿生。他无论在这所学校,还是在法国学校,永远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学生,他总是手不离书,不离纸和笔,他最大的娱乐就是学习和掌握知识。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的父亲不得不在1822年离开马德里,携带全家搬到了那瓦拉省,住在科莱里亚。在这样一个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景观的小城,孩子的灵魂体验了多么美妙的平静时光啊!他本身的追求美的精神使他能够享受乡村生活的宁静。他全身心地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到无比欢愉。

然而,他的父亲由于政治思想的分歧而与该市的当局发生了冲突,因此必须立刻离开那瓦拉,返回马德里。1823年,孩子又进入首都由耶稣会创办的皇家学校上学。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和他的叔叔——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道参加了“努曼西亚人”聚会。会上,他认识了埃斯普龙塞达。拉腊并不赞同那一类集会所造成的效应,他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些措施来抨击严重地压在全民族头上的形形色色的弊端,主要措施之一是讽刺。而那时是卡洛马德[®]时代,一定要有所行动才行。

在拉塞瓦达广场,列戈^⑩将军被卑鄙地处以绞刑。对于拉腊来说,马德里成了一座危险的城市。他和全家一起去巴亚多利避难,那是1824年。卡斯提里亚将给予这位年轻的学子以关键性的影响。多么美妙的星光灿烂的夜晚!多么美妙的艳阳高照、天空碧蓝的白天!身处这样的美景之中,一个年轻人是很容易为一位绝色女子坠入情网的。然而拉腊的初恋非常不幸,因为他的意中人不是正派的淑女,她同时还与拉腊的父亲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当拉腊得知此事之后,痛苦万分。从青年时代起,不幸的爱情似乎就成了他的宿命。但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消除他对学业的向往。他继续在大学读法律专业。平时他手不释卷,学习热情日复一日地越来越强烈。此时,他碰巧看到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他被深深地打动了。由于经受了那次不幸爱情的痛苦,他无法和父亲住在一起。1824年,他独自回到了马德里,投住在他的叔叔——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欧亨尼奥处,在那里他得到了庇护。第二年,他进入圣伊西德罗皇家学院继续读书。和以往一样,他以其超乎常人的聪慧和学习热情而再度成为佼佼者。他似乎在巴伦西亚作过短暂停留,很快又返回马德里,恢复了和几位作家的友谊,主要是文杜拉·德拉维加和布雷顿·德洛斯埃雷洛斯。他和他们谈话,互相探讨各自的质量不高的诗作;这几位朋友一起去看歌剧,去追求贵妇们。这一段时间可能是拉腊一生最快乐的日子。然而,他对于依附于父亲而感到不快,于是他在一个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在那个龌龊的所在,这个年轻人的全部价值变得一钱不值,他在事务所和在其他方面所作出的牺牲——如放弃医学专业的学习——都是他迫于境况而不得不做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参加了名家们的聚会(尽

序 言

管许多文坛巨匠都在国外,诸如巴尔德斯^①、金塔纳、马丁内斯·德拉罗萨、里瓦斯公爵等等),很快他就在这类聚会上显露出其睿智,其诙谐,其讽刺能力,而主要是他的批判精神。不过,当他想要把这一切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时,他就一败涂地。他肯定当不成诗人,但却能当个作家、记者。1828年3月,第一期《当今的讽刺鬼怪》出刊,他全权操办,还登载了他写的题为《咖啡馆》的文章,此文因其对常常光顾咖啡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典型所作的细微观察和分析而大获成功。在第二期上刊登了题为《一个赌徒的三十年抑或一生》的议论文章,批评了几部没有遵照经典的时间单位律而进行的喜剧。在这一点上,拉腊错了,他的关于艺术创作应该无一例外地以美为宗旨的标准也错了。在报纸上,他什么都批判:小饭馆、咖啡馆、喜剧作者、粗俗无知的人,等等。他的嘲讽言辞是无情的。他为了全面了解斗牛比赛而亲临现场观看,然后再撰文对这种活动给予批评。在第三期上,他发表了题为《斗牛》的文章,文中阐述了自己对这项在西班牙极其普及的表演的看法。

拉腊当时19岁,在他的文章中能够觉察出年轻人的虚荣心和空泛的特点。他的报纸惹了麻烦,有人千方百计要除掉它。出了第三期之后,当局一纸命令,报纸被取缔了。拉腊仍然和其他作家来往,时常出席各种文学聚会,这类活动总是有,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帕那斯山”^②聚会。他笔耕不辍,在此期间,又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他不顾女家的反对,于1829年和这位芳名佩碧塔·维托蕾特的小姐结了婚。然而婚后不久,他就对这桩婚姻失望了。于是他步入歧途,开始了一些日后使他陷入不幸的不正当的爱情关系。他结识了一位已

婚女子——美貌绝伦而又妩媚风流的多洛雷斯·阿米霍，她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在那一年，在克鲁斯剧院首次上演了他的喜剧《只有柜台》，该剧获得极大成功。而后，菲利普王子剧院又公演了他的另一部戏，克鲁斯剧院又演出了《劫掠》。他改编的杜坎赫原作的《罗伯特·狄戎》也在王子剧院上演了。然而拉腊的兴趣仍然是再创办一份报纸，他将用讽刺的手段来针砭一切事和一切人。1832年8月13日，《饶舌小子》第一期出刊了。拉腊以胡安·佩雷斯·德蒙基亚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公众是谁？公众在哪里？》，产生了极大反响。他这样发问：

“‘公众’，这个人人都挂在嘴边的词，这个总是凭借着它的舆论力量的词，这个各个党派和各种派别惯用的挡箭牌，它仅仅是个毫无意义的空泛的词，还是个实际的现实存在？根据人们对公众的广泛议论，根据它在一切方面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根据人们赋予它的各种别名和各种尊称，似乎公众是个大人物，公众是有文化的，公众是确实存在的。在此前提下，公众是谁？公众在何处？”

在找寻公众的借口下，他走上大街，把城市生活的精彩印象留给我们：礼拜天的景象，在那些最脏兮兮的小饭馆里各式各样礼拜天的酒菜，人们去散步休闲的林荫路，总是顾客盈门的不入流的小咖啡馆、剧院，他利用这一切作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有趣的评论。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首先，公众就是托词，是每个个人的各种私人目的的掩饰物。作家在纸上涂抹然后以此向公众收钱，他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出于对公众的敬意。医生以其庸医技术赚钱，律师打输了官司也收钱，他们都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法

官把无辜者错判成罪人，也说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裁缝、书商、出版商，他们都打着同一个旗号而要钱，还窃取，甚至于达到……。但是，我干吗厌烦呢？看来我自己得坦诚声明，我写作是为了公众，要不然，我就不得不承认，我写作只是为了我自己。”

这篇是拉腊最有价值的文章之一。在《饶舌小子》第二期上刊出了一篇题为《讽刺宫廷》的文章，对种种社会陋习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报纸因此而得到好评，拉腊也被友人们大加夸赞。在以后的几期，拉腊逐步确定了他的个性特点和价值所在，他的声誉与日俱增。他善于用意言外、旁敲侧击的方式去议论想要议论的事情，真正显示出机敏、明智、优雅。他的这一句提问非常有名：“在西班牙，因为没人写作所以没人读书，还是因为没人读书所以没人写作？”人们开始越来越注意他的文章并给予评论；他的重要性被大家关注，而他的快捷的、一针见血的、辛辣的、恣肆的风格令人畏惧。他像谁呢？

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局依然混乱，欧洲也是如此。由于王位继承人是女性，费尔南多七世不得不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日废除了禁止女性继位的萨利法典。然而，国王的弟弟堂卡洛斯拒不接受这一决定，自认为有权问鼎王位，这一点便成了日后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的根源。不过在此之前，曾有一个政治缓和期，颁布了大赦令，许多流亡国外的人得到庇护，当时不少新思想刚刚从国外传播到国内，于是西班牙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时，两位伟大的欧洲人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他们是维克多·雨果和瓦尔特·斯各特，后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巴塞罗那，而前者在马德里。拉腊仍然在《饶舌小子》上进行抨击，但是他感到越来越与世不容，而那些庸俗的人给他造成的

创伤也越来越大。他以更加睿智的目光揭示出人们身上存在的道德缺陷，而生活中的一切都令他心灰意冷，他自己一桩接一桩的婚外恋情更让他的生活变得可悲。他把自己的工作分为办报和翻译两部分，下午他去咖啡馆，和那些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流亡者们聚会，这些聚会因为有了这些流亡者的参加而显得有活力，有新鲜感。埃斯普龙塞达和文杜拉·德拉维加是聚会的常客。不过，拉腊每天五点钟就离开，他得去和某个令他神魂颠倒甚至痛苦不堪的女人约会。他的这些爱情纠葛显而易见地开始对他那可怜的妻子的德行造成了影响。她不仅没法留住丈夫，连夫妻生活也因经济问题和几个子女的出生而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拉腊写了题为《仓促而不相称的婚事》的文章，痛苦地批判了这一类荒谬的婚配。

一切都促使拉腊认为，生活日益痛苦，“他只看事物最阴暗的一面”；根据他的悲观的结论，任何人都一钱不值，而“他对文学聚会并不满意”，但仍然坚持参加“小帕那斯山”聚会。梅索内罗·罗曼诺斯出国时，建议拉腊接替他担任《西班牙杂志》的编辑，拉腊接受了。那是1833年，那时他考虑改变自己的笔名胡安·佩雷斯·德蒙基亚，这是他为《饶舌小子》撰文时所用的。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新的笔名，都同意采用“费加罗”，这是博马舍剧作中人物的名字，莫扎特把该剧搬上了歌剧舞台。拉腊首次使用新笔名在《西班牙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名字及我的宗旨》，这是一篇辛辣的讽刺文章，文中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

“我消除了疑虑，更想取一个与原来不同的、陌生的笔名了，因为可能大家都熟悉我原来的笔名，知道这么一些文章都是出自我手；还因为说‘我就是某某人’的做法过于直白，让

序 言

众人一目了然,还带点儿自吹自擂的味道,即使你并非如此,即使你是个正经人,这样也不好。一位朋友对我说,我应该叫‘费加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含义颇深,符合我的所为,虽然我不是理发师,也不是塞维利亚人^①,但是我也像费加罗那样是个饶舌者,不安分守己,而且好奇,如果世上有这类人的话。所以,我叫‘费加罗’,总是无所不在,把那些愚昧无知者和居心不良者的种种轻度的小毛病揭露出来,公之于众。由于我常常不知好歹,口没遮拦,实话实说,所有的人都说我尖酸刻薄,好讽刺挖苦人。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不愿模仿某些人的粗鄙,他们要么口是心非,要么每开口都要绞尽脑汁,掂量再三。

“我认为,在今天这篇文章中,如果我能让读者了解我和我的意图的话,我大概已做出了足够的表示。戏剧将成为我的主要目标,不过我那些无罪的讽刺不会因此而有所收敛。为了让人们了解我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尖酸刻薄,我将逐步地对许多鸡毛蒜皮的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且我将经常听凭我的批评文章接受审查。”

拉腊直到死始终用“费加罗”这个笔名。而此时正处于创作的繁荣时期,因为他继续为《饶舌小子》撰文,还为《女士邮报》写戏剧评论文章,而他的声望已经稳固,他还继续猛烈抨击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在《饶舌小子》上他发表了《明天您再来》,准确地击中要害,批评了公务人员日益严重的惰性,他们把什么事都推到明天。

他发表了《我想当喜剧演员》,文中以下列的论断结束了该文:

“只要大多数观众以及特别是那些自己就从事戏剧活动

的人对这项难度很高的艺术没有更为纯洁高尚的认识,只要相当多数的演员们不好学,只要他们不开启智力,只要他们这些人不能成为社会的楷模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极个别的人在一大群乌合的蹩脚演员中鹤立鸡群的话,那么我们在目前只能承认只有极少数西班牙的男女演员是优秀的。”

他还发表了《我是编辑》的文章。这篇文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了解了作为记者所经受的各种严峻问题:取悦总编和读者有多么不容易,有时碰巧写出一篇得意之作却被一个可怕的印刷错误毁得面目全非。总而言之,当个编辑确实实是苦不堪言的。所有这些文章使拉腊获得了成功,但是却在政府和一些有关部门制造出一种怀疑的气氛,于是拉腊不得不在出第 14 期时终止了这份报纸。报纸因为说真话,因为发表议论而被终止。在此之后,拉腊写了一篇充满了悲痛之情的文章,题目是《饶舌小子之死》,文章说:

“尊驾十分明白,并且比谁都明白,我的上司巴契耶尔先生——愿上帝饶恕我——,他非多嘴多舌不可,不管说的是什么样的话。正如尊驾您所知道的,无论是在这个还不怎么开化的地方对傻瓜们要有应有的尊重,还是在我们中间无理行为不止一次地得到认可,还是他的家人对他大喊大叫(我们都怒气冲天)求他别再掺合那些不合时宜的议论,这些因素并不能让他把自己的舌头拴住。为了达到目的我们搜罗了一大堆谚语,诸如‘慎言即君子’,‘各家管各家,上帝管大家’,‘鱼因嘴而亡’,以及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含义颇深的谚语。您了解了,我不会需要这些的,因为从我出身讲,我是卡斯提里亚人;从职业讲,是巴兑卡人。但是我的上司却对这一切充耳不闻,要么就趾高气扬地答道:关于第一条谚语嘛,他本身就不

序 言

想当君子；关于那条‘各家管各家’的，他甚至还没肯定他是否有家；关于‘上帝管大家’那条，他可是真心真意地爱上帝……；最后说到‘鱼因嘴而亡’那条谚语，他说是他有那么多鱼，就像巴兑卡地区有那么多人似的。就这样，他什么也听不进。尊驾已经看到了，谚语一向有古老正统的资格，而他连谚语的权威都不服，这真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他是非说不可，而且他也说了。”

拉腊的恋情不断地困扰他，他所爱怜的女人是个十足的坏女人，但是却娇媚可爱。这位记者的灵魂没有安宁，只有悔恨，妒忌，烦恼。多洛雷斯使他的生活充满痛苦，不仅他的生活，还有他可怜妻子的生活，但是他作为作家的成就却卓著超群。他焦急地等待着《西班牙杂志》出刊，没有一位作家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取得如此不凡的成功。在这一期杂志上刊出了几篇戏剧评论，如对马丁内斯·德拉罗萨的剧作《毫无根据的妒忌》的评论。此文如同拉腊的全部文章一样，做出深刻透彻的研究，以极其优雅的笔触对剧作进行了批评。剧作者可能抱怨，虽然在其内心深处怒火万丈地反唇相讥。他继续发表文章，其中包括《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佳作。文中他反对那些认为外国人的价值更高的人，捍卫了西班牙的荣誉。

对于本民族的缺点，没有人像费加罗那样感到如此痛心。但是他公开表达自己对这些缺点的苦恼和反感，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盼望和希冀一切都能有所改善的心情。果洛斯蒂萨的剧作《面包洋葱与你同在》上演时，费加罗写了一篇如同其他文章一样深刻而理性的评论，他批评剧中虚假的情节，也痛斥了那些蹩脚的作者。在《文人堂提莫特傲》一文中，他对这类作家给予了大胆的、淋漓尽致而且一如既往地准确的批评。